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卷十三

解

經解

劉藻

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聖人以覺世牖民之心  
闡日用彝倫之理皆不得已而有言故六經並聖人之  
所作而當聖人之世不名經戴記經解及行在孝經之  
言乃後人之附會則經之名實承學者見其理之不易

也而崇奉之詞考其時蓋在孔子之後緯書之前也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周秦之際已有此稱後樂經失傳而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同異遂有五經之目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為七經漢初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其時尚無周禮儀禮之名也七經之外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唐所校以刻於太學者是也九經之內去春秋入三傳中成三經合之為十一經又益以爾雅孟子為十三經蓋始於唐衍於宋而終於

明之世云易在秦以下筮得存詩以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亦不廢孟子之猶留者以在諸子中也春秋以口說尚存學士徃徃能道之至尚書禮經論語孝經皆得之孔壁實孔鮒所藏其孝經之出自顏貞者則顏芝所藏也禮古經出淹中周禮上自河間獻王左氏出張蒼家蓋自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而經籍前後繼出終漢之世簡編盡復其舊矣易之傳自孔門商瞿始五傳至田何漢施讐孟喜梁邱賀之徒皆宗何此古易也

焦贛易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京房傳之其術尤精費直  
易以彖象文言分入諸卦鄭康成傳其學王弼為之註  
而田氏焦氏易遂廢大卜掌三易連山首艮象山之出  
雲連連不絕也歸藏首坤即坤以藏之之謂也周易首  
乾所謂易者取交易變易之義而鄭氏又有易簡不易  
之說是三易歷夏殷周而異其名乃古三墳天皇有連  
山易人皇有歸藏易地皇有乾坤易雖出偽造然亦可  
徵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於殷周易不始於周矣書

有歐陽氏學乃歐陽生得之伏生以授兒寬者又有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為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勝又事歐陽高間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永嘉之後諸學並亡而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立博士一人今文先出伏生口授鼂錯之二十九篇是也武帝末得諸孔壁者為古文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

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文者字也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詩傳於子夏衛宏宗之本以作序馬融鄭衆各有發明鄭康成為之箋其學大行漢初說詩者四家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氏魯詩始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韓嬰之詩曰韓詩王吉傳之毛公之詩曰毛詩則馬鄭所祖述者也魏晉之代齊魯並亡至隋而韓詩內傳亦亡毛遂專行至今矣漢初

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乃立穀梁學賈誼作左氏訓故  
傳至尹更始而左氏始盛劉歆校秘書得而大好之欲  
立學官不果行和帝元興中鄭興鄭眾奏上始立左氏  
學賈逵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杜預為之註而左氏益  
明公羊之傳自其元孫壽授胡毋生生與董仲舒並以  
公羊顯何休作解詁覃思十七年而引讖為多穀梁之  
傳自荀卿歷申公江公以至翟方進其學漸微晉范甯  
為作集解徐邈因之為註多可觀采者然三家之學紛



然聚訟治公羊者謂高親受之子夏治穀梁者謂赤魯學高齊學宜興魯學光武時公羊之徒詆左氏益力此鄒氏夾氏所以與鐸樹虞卿各不相下也周禮在孝成時劉歆始表章之冬官失傳歆補以考工記王莽時置周官博士董仲舒謂冬官未嘗闕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曰司空俞氏亦謂冬官錯列五官之內無待於補其言似皆未允通周禮者有河南杜子春鄭衆賈逵徃受業焉鄭康成作周禮註多引杜子春鄭大夫

司農之義後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更為詳備禮傳自高堂生文武周公之典則粗具於是此禮之本經也至后蒼而其學益顯戴德戴聖慶普等轉相傳述所謂士禮即今儀禮也儀禮古經五十六篇與今十七篇文相似及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倉傳十七篇失去三十九篇夫所稱士禮者特略舉篇首以明之若燕射朝聘則非士之所得行也禮記則七十七子各撰所聞二戴得后倉之傳並以博士論石渠大戴

取先賢禮書二百四篇刪為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今存者始三十九終八十一僅四十三篇耳聖又刪德之書存四十六篇曰小戴禮士禮戴禮孝宣世已立學官馬氏又取小戴禮補以月令樂記明堂位為四十九篇列於學官而大戴不行儀禮周禮並鄭註賈公彥疏朱子嘗謂鄭康成註三禮考究典章大為有功然則有志於考古者不可不究心也漢初有齊魯論之說以齊人魯人所肄篇章不同而異其名張禹本治魯論晚諳齊論

遂合而考之刪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二十篇為定號  
張侯論包氏何氏為之章句馬融為之訓詁鄭康成註  
之陳羣王肅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陳梁之間鄭何  
並立國學至隋因之而鄭氏大盛於人間孝經為孔門  
弟子所錄在漢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  
孔安國為之傳馬融鄭康成輩各有註解唐明皇采緝  
六家自為之註頒於天下元行冲因而疏之古文凡二  
十二章今文十八章則劉向所校定及唐人所標題者

也爾雅或以為出於周公然就其中如切如磋道學之類觀之則非周公作無疑或子夏之門人為之耳漢叔孫通訂之文帝為立博士自終軍豹鼠之辨其學始行為之註者有劉樊孫李數家猶未詳盡郭璞註解學者宗為善本逮邢昺疏之而草木蟲魚山川名物益昭然矣孟子自後漢趙岐始發明之因而為註析作十四篇唐陸善經合為七篇為之疏者孫奭為之釋者張鎰也然而後之學者議論煩興馮休刪之司馬氏疑之獨劉

軻翼於前陸筠翼於後而虞允文又作尊孟五卷信乎  
讀書者貴有知人窮理之識也學庸二篇皆載於戴記  
大學古本通為一篇又與今文先後之次不合一經十  
傳乃今本也宋以前戴顒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亦作  
中庸講疏一卷宋之世司馬光亦有中庸大學廣義之  
書又張無垢有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但力為表章  
以與論語孟子列為四書則自程朱始以上十三經授  
受源流註疏同異之大略雖見解岐出醇疵參半要不

可不叅互考訂以究其所以然之故至宋儒出而諸經之學粹然一出於正矣我

皇上聖學天縱其於經傳之旨趣固無不兼綜條貫而範圍進退之臣鄉曲末學何敢仰測

高深於萬一但敬承

清問用循次敷陳以備芻蕘之一得焉

經解

周長發

聖賢覺世牖民之道備載於經燦乎如日月之麗天沛  
乎如江河之行地千百世奉為典訓其源流同異蓋可  
考而知也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時敏紹千聖之心傳遵百王之法  
守此真經學昌明之會也臣仰承

清問用敢敬獻其說焉經之名於何昉乎自家語有孝  
經之目曲臺列經解之篇而後儒遂尊為著蔡漢武帝



初設五經博士自時厥後益以周禮則名六經樂經散佚益以儀禮禮記則名七經益以孝經論語則名九經分春秋為三傳則名十一經加以孟子爾雅則名十三經古有三易謂之三墳鄭夾漈曰伏羲本山墳曰連山神農本氣墳曰歸藏黃帝本形墳曰坤乾其書漢魏不傳至宋元豐中始出于唐州北陽民家或以為張商英偽撰也夏有連山其卦首艮商有歸藏其卦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為彖辭周公為文辭孔子為十翼漢初言易

者一則始於田何以授丁寬再傳而得沛人施讐東海  
孟喜瑯琊梁邱賀二則始於焦延壽而東郡京房受之  
三則始於費直而鄭元王弼等皆傳之至唐孔穎達作  
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  
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程朱出而後理與象兩  
明焉尚書遭秦火後百篇亡缺幸得濟南伏生口授二  
十九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  
安國得孔壁所傳蝌蚪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

而奏立學官者梅賾姚方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有兒寬劉向之輩在隋則有費昶劉焯之徒至朱子所取宋註約有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略呂祖謙傷於巧林之奇傷於煩乃以屬九峰蔡氏而書傳得所歸矣詩之傳也分為四家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始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始于毛公而顯于鄭元嗣後疏之者何肩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

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春秋三傳而外有鄒  
夾鐸虞諸氏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成書鐸虞兩家亦未  
傳于世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  
春秋後授嬴公再傳而有孟卿眭孟箴彭祖顏安樂諸  
家厥後何休又作解說傳穀梁者自孫卿申公至於江  
翁凡五傳漢宣好之遂盛行於世自漢魏以來註解有  
尹更始唐固孔寅江熙等十數家至晉范甯集解出而  
諸說寢衰左氏出于張蒼家本無傳者梁太傳賈誼為

訓詁授趙人賈公賈逵服虔並為訓解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後人目為左氏忠臣而預亦自謂有傳癖也自後論之左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宜何休有墨守膏肓痼疾之作也而鄭元則以鍼與起發三書以排之至後啖助趙匡之解疑每援經以擊傳希聲長微之通例每合異以為同迨程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旨於斯可見矣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文度數則儀

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官經六篇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鄭元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元之傳出於扶風馬融而叅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此文中子唐太宗皆歎為聖人所作也彼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穎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則皆未窺聖人之精意也儀禮出于孔壁其先僅十七篇漢興

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是謂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  
六篇藏秘府是謂古文為之注者鄭元為之疏者賈  
逵也韓子苦其難讀朱子喜其緒甚善後儒徒以推士  
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攷之書過矣禮記為七  
十子共撰古經得于淹中河間獻王收集餘燼始獲全  
書高堂生后倉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而梁人戴氏沛  
人慶普于是大戴小戴氏三家並立其河間所獻者一

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攷校經籍檢而叙之又得明堂位  
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  
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大戴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小戴  
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  
樂記合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朱子為通  
解集說勉齋成喪祭二禮則其義備矣然三禮之學其  
所以訛異者約有四端有出于前人所行而後人更之  
者墨始於晉鑿於魯廟有二主始于齊桓朝服以縞始



於季康以至古麻冕而今用純古縮縫而今衡縫之類是也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曾子罷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西方子游曰東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為之大功曾子曰為之齊衰之類是也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呂不韋為月令祭祀官名不純于周漢博士欲為漢制封爵不純于古之類是也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之制者如以霍山為南岳以太尉為堯官以商之諸侯為千

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之類是也此不可不辨也大學孝經出於孔壁者為古文孝經今文倡於河間顏芝注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元主今文而陸澄譏之朱子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矣論語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鄭元益以齊古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盡廢孟子之註趙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善經合為七篇其音釋張氏丁

公著兩家而已若馮休刪孟荀卿非孟王充刺孟司馬  
光疑孟蘇軾辨孟均未窺其指歸而虞允文尊孟則得  
所宗而不惑矣爾雅一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子  
夏所傳自得終軍豹鼠之辯其說始行郭璞究心十八  
載而草木蟲魚訓詁名物昭然具析考古之學其彬彬  
焉十三經之源流同異班班可攷也

國家典學右文崇尚經術

聖祖仁皇帝繼天明道薈萃心源纂修周易書詩春秋

四經

世宗憲皇帝特命頒發學校砥礪羣倫

皇上丕顯丕承善繼善述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探河洛以啟苞符考文章以頒制度

特命儒臣纂修三禮彙為一書頒示天下經學休明實千載一時之盛也學者志在窮經惟盡採漢儒之註疏以辨其典章精研宋儒之訓解以析其義理而且判其醇駁定其從違則內外胥融體用一致而聖人覺世牖

民之意庶幾歷萬世而常昭也哉

經解

沈廷芳

臣聞古之載籍極博六經崇焉如日月之經於天江河之行於地炳炳烺烺光昭宇宙賔乎尚哉蓋經也者徑也典常也如徑道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故劉勰曰三極彛訓其書曰經此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上古雖有墳典邱索無經之名戴記始有經解之篇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是可證也經之名數各殊五經始漢武帝七經始漢文翁九經始

唐鄭覃十一經始唐劉孝孫十三經始蜀母昭裔孫逢吉諸人至宋淳化而始定自秦燔後漢興始除挾書之禁文帝武帝表章於前宣帝肅宗諄論於後其為功甚鉅唐命孔穎達等纂義疏至宋而有濂洛關閩之學其於經義多所發明可謂集傳注之大成矣若其頒立學宮或先或後各有源流今請臚其大略焉自宓犧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文辭孔子作十翼而易道大備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

元易贊及易論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釋云  
周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今按世譜等書曰神農一  
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並是代號則周易之稱  
乃文王當殷時作易名周以別殷也秦時易以卜筮得  
存漢有田何傳易施讐孟喜梁邱賀實傳之又有京房  
受易於焦贛施孟梁邱京氏四家並立號為最盛費直  
之易獨為一家名古文易馬融鄭元為之傳注又荀爽  
別作傳魏王弼注之古易分上下經暨十翼為兩本王



弼始以彖象文言歸各文之下實非古也上世帝王之書凡三千餘篇孔子刪為百篇孔騰當秦時歲於屋壁漢文求能治書者濟南伏生勝曾為秦博士後以二十九篇教授齊東帝使鼂錯往受文是為今文尚書厥後魯恭王得孔子舊定蝌蚪書是為古文尚書孔安國作傳欲上之秘府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東晉梅賾始奏於朝而舜典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則齊姚方興得於大航頭者隋劉炫列諸篇第而書始全然考高堂隆所稱

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則魏時已傳  
有其文矣司馬遷稱古詩三千餘首孔子刪存三百十  
一篇漢有齊魯韓毛四家齊詩起於轅固魯詩起於申  
培韓詩毛詩則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為傳四家竝故訓  
之學毛詩因河間獻王而盛行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  
晉韓詩唯存外傳然其義頗與詩旨殊如關雎姜后妃  
之德而韓以為刺他可知矣春秋傳凡七家在邱明造  
膝親受撰所聞為傳故事實該洽公羊高穀梁赤皆受

經于子夏者也公穀行最早左氏晚出而傳注獨盛三傳之外鐸氏微虞氏春秋則左氏之支流也漢初鄒夾與公穀並行迨西漢末二氏失傳惟三傳列為三經禮始於高堂生后倉明其業作曲臺記百八十篇戴德刪之及德從子聖存四十六篇為小戴記馬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鄭元傳其學河間獻王得周禮闕冬官一篇購之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先儒謂冬官有百工而本無官職有謂記雖非六典之舊然亦秦以前文

字有謂冬官雜在五官之中俞廷椿作考古編邱葵因之作周禮定本以五官中之類於冬官者薈成一篇六典適各得六十屬究無定論儀禮存十七篇士禮居多朱子嘗以周禮儀禮為經戴記為傳作通解集說惜其書尚未完備論語至漢而有齊魯之分傳齊論者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張禹最顯禹又刪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訂魯論名張侯論更有古論語與魯論同第分子張為二篇爾學庸俱出戴記朱子謂大學曾子所傳為補

正其闕略中庸最為純粹諸儒皆無異說孝經為顏芝  
所藏其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劉向定  
為十八章司馬光重古本為指解朱子作刊誤以今文  
六章古文七章前為經後為傳遂成定本爾雅漢志不  
著撰人名氏陸氏以釋詁為周公作今所傳二篇云自  
孔子所增或云子夏所益其書雖箋釋虫魚而博綜浩  
汗必聖賢所制或疑叔孫通作則妄矣孟子七篇漢志  
入儒家類諸家之論不同疑之者司馬光刪之者馮休

翼之者則有陸筠尊之者又有虞允文自元豐中程子  
尊為四書後朱子著集注而始無遺議焉總之羣經林  
列箋注紛羅昔人云經猶四瀆四書猶四海也由瀆而  
入於海始得其指歸惟聖賢之是尊乃折中於至當我  
國家治化休明太和翔洽

聖天子紹聞衣德稽古典學八紘六合悉成漸仁摩義  
之區出日無雷盡為誦讀絃歌之國彬彬乎與唐虞三  
代同風奚翅超漢唐而軼兩宋之盛哉



經解

汪士鋐

臣聞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古聖人繼天立極作君作師事編於簡言書於冊詔示來世永為法則歷代承之固敢失墜尊之為經羣儒修明誦習久遠傳守而不廢周時詩書禮樂稱曰四術東遷以後王道不著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遭秦燔書惟存易卜漢惠始除挾書之律文帝時始有尚書武帝時鄒魯梁趙間頗有詩禮春秋於是五經畧具宣帝時石渠閣



誦五經同異章帝時考詳於白虎觀熹平間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七略稱六藝者六經也無樂記而  
言也七經之名則尚書毛詩三禮春秋左氏論語也九  
經則兼周易孝經十一經則增公穀十三經則益以爾  
雅孟子也昔者伏羲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及乎三  
代夏曰連山以首艮而言殷曰歸藏以首坤而言周曰  
周易以別夏殷而言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康  
成釋連山曰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釋歸藏曰萬物莫

不歸藏其中釋周易曰周普無所不備然其說實無明據也周易文王作卦辭周公作文辭孔子作十翼秦火後失說卦三篇河內女子得之自魯商瞿子木五傳而授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時梁邱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惟鄭康成王弼二註行世暨宋而邵程繼起朱子集成理數兼該其義遠矣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傳二

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  
壁凡五十九篇孔安國作傳王肅嘗為註解至晉元帝  
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其  
書奏上舜典始全註疏而後推蔡傳為最詩自子夏傳  
後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  
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  
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鄭康成作箋三家之  
詩遂廢春秋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又有

鄒氏夾氏為四家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迄於東漢鄒氏  
無師夾氏無書而鐸氏微虞卿微二書皆失傳至章帝  
時左氏大興公穀寢微然俱立於國學焉高堂生傳士  
禮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出於淹中  
后倉傳十七篇曰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為逸禮倉  
授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小戴慶氏  
三家戴德始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四篇戴聖又刪  
為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篇

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註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  
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之至新莽  
時始置博士以行於世自劉歆及安石行之一再階亂  
後儒疑之然治法俱存朱子歎其廣大精密誠篤論也  
論語三家魯論者魯人所傳凡二十篇齊論者齊人所  
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分子張為二篇故  
有二十一篇張禹初授魯論晚諄齊論合而考之去問  
王知道二篇從魯論為定孝經古文二十二章出屋壁

中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所傳十八章是也唐明皇取王肅等六家之說參仿孔鄭舊義行於太學至宋司馬君實宗古文為指解朱子又為刊誤傳於世大學中庸本戴戴記程子特表之以配論孟朱子取之故古本大學改為今本特補格致一傳孟子七篇又有外書四篇後漢趙岐註而刪之惟存七篇宋馮休著書十七篇論孟子書中有門人附益者宜刪去之司馬光著疑孟一卷蓋論性不盡以孟子之言為然也

陸筠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平園稱其篤志虞允文以司馬疑孟及李覲等非孟故辨之為五卷又二卷則攻刺孟者及議論與孟子異者可謂孟氏之功臣也爾雅陸氏釋文謂釋詁為周公作今世所傳或言孔子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要之經以垂訓於後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功為最鉅至唐而詁解益密歷宋而更參夫性命之微窮經者可無遺憾焉夫以經籍

大備之餘遭逢

盛治正學昌明惟博觀以廣其識研究以擇其要闡發  
以明其蘊則窮經之道得而經世亦豈外乎是哉





經解

齊召南

臣聞兩間不易之常道曰經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江河海岳在人為仁義禮智信之德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其在典籍則為聖人之言所以載兩間常道更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稱易詩書禮樂春秋為經自經解始而稱五經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始然秦宓言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是武帝以前稱經不止于五而宋李至之言七經則五經外請校二傳二禮孝經論

語爾雅也劉敞七經小傳又舉詩書春秋三禮論語焉  
唐陸德明釋文序錄合孝經論語為九經開成中刊定  
九經于太學始及爾雅宋設國子助教十人掌十一經  
其易書詩三禮三傳皆分而孝經與論語合稱為十經  
又與孟子爾雅稱十三經此其大畧也遭秦滅學周易  
孟子不在焚中而尚書古禮論語孝經賴孔氏後人藏  
於屋壁其老師宿儒田何伏勝浮邱伯申培高堂生顏  
芝萆漢初猶在若楚王之受詩張蒼之傳左氏高帝時

經學漸已萌芽文帝詔鼂錯受尚書立孝經孟子于博士賈誼之傳訓故徐生之善為容韓生之內外傳經學寢廣洎孝武聽仲舒對策表章六經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孔壁淹中科斗竹簡或上秘府或進河間自開獻書之路凡數十年而後篇什稍備上有雄才之英主下有好學之賢王故宜儒術蔚然復興也經文讐正始于河平刻石始于熹平鏤板始于長興至開寶端拱相繼校刊頒布遍山陬海蒞矣漢儒授受確有源流博士

之試以家法弟子之學以經師專門者氏而不名著錄者編而為牒是以前後儒林之傳授受同異一展卷而瞭然即其解經章句如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韓詩有薛漢春秋有公穀論語有張禹包咸注如書大傳周官儀禮禮記有康成孟子有趙岐傳如易有周氏書有孔安國詩有后孫申韓毛公周官有馬融解如書有大小夏侯詩有伏湛景鸞左傳有服虔箋如毛詩有康成詁如周官有賈逵三禮有盧植左傳有陳元諸

家不同之大致亦皆班班可考自唐作正義每經專用一家之說孔穎達于易用王弼韓康伯注于書用孔安國傳于詩用毛傳鄭箋于禮記用鄭注于春秋左傳用杜預集解賈公彥于儀禮周官用鄭注而徐彥疏公羊用何休學楊士勛疏穀梁用范甯集解宋邢昺疏孝經用唐明皇注疏論語用何晏集解疏爾雅用郭璞注孫奭疏孟子用趙岐注而百家之學廢矣漢取人必曰經中博士蓋各守其師承唐則以正義為明經之式為途

已隘然以注疏字數多寡分別為大小中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未嘗廢一自宋熙寧變法而春秋且廢矣自元延祐用八比取士有明因之于是詩書五經之外禮與春秋俱存一而廢二矣然則崇重經學固莫如漢世乎哉三易掌于太卜周禮明有可徵夏建寅而連山首艮殷建丑而歸藏首坤說者謂神農黃帝已先名之而周之名易則程朱之言當矣漢傳易者施讐孟喜梁邱賀並出田何京房本于焦贛四家皆立學官費直與高氏

易第行民間後漢費易盛行四家漸廢尚書今文伏生  
所傳漢博士三家是也古文出于孔壁未列學官至東  
晉梅賾始奏行之詩則齊始轅固魯始申公韓始韓嬰  
皆立博士毛氏後出而後世獨行春秋則公羊先著穀  
梁次之左氏至東京始立博士漢初有鄒夾二家並三  
傳為五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至建武中皆絕若鐸椒  
之鐸氏微虞卿之虞氏春秋其皆左傳之羽翼歟禮自  
高堂生傳蕭奮孟卿后倉以至二戴所傳者儀禮也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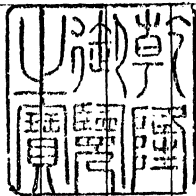
倉之曲臺記儀禮之注解也二戴所刪亦儀禮之注解也若夫以禮記為小戴之書其誤始于隋志然漢志本自判然蓋即所謂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後學所記者劉向嘗校定之至東漢盛行馬融又補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今禮記四十九篇是也李氏獻周官于獻王冬官獨缺獻王遍購不得因以考工記補之後人謂補自劉歆亦非也士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者耳淹中古經五十卷及陰陽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

是儀禮之逸者多矣今所傳如覲聘大射燕禮不為士設則十七篇疑亦非高堂之舊不然漢志何以有古經及記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乎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齊論名家則有王陽魯論名家最推張禹今所傳魯論也大學古本據禮記孝經古文出孔壁朱子則分為經傳焉爾雅十九篇疏謂釋詁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謂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訖無定論孟子于孝文時即立博士東京趙邠

卿後注解見唐志有六家昌黎論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論也馮休刪孟原無足道以司馬光之賢而作疑孟識見顧出陸筠虞允文下何哉大學中庸原在禮記而中庸別行自漢世即有中庸說矣至程朱以配論孟四書之名始立五經者羣籍之淵海四書者又五經之輪轅也兩間不易之常道于斯焉載是猶象緯之昭回山川之莫定矣我

皇上治法唐虞道邇洙泗緯地經天觀人文以化成天

下經學昌明炳炳烺烺振古未有倫比又何漢唐宋之  
足云



皇清文頴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四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旻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

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

臣吳裕昆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文穎卷十四

序

工部事宜冊序

果毅親王允禮

粵稽成周六官之職惟司空之篇逸論者以謂事典乃  
五官之根柢也。以之體國則郊廟壇壝宮庭環衛朝市  
官府學校城郭衢巷倉廩廩庫之列乃政教所由施行  
人心所由維繫也。以之經野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

隰井牧疆潦之辨溝塗關津橋梁防堰之設乃百物所  
由蕃滋萬貨所由通阜也以制數度則宮室車旗服器  
高下廣輪多少文質之別乃民志所由定禮讓所由興  
也以考度程則六府之盈虛出入八材之質偽苦良製  
作之得失精粗工性之勤惰巧拙乃物用所由利堅泉  
布所由撙節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司空之籍尤汰侈貪冒者所不便故去之尤力而後世  
無傳焉我



皇上嗣登宸極振飭邦經釐清百度內自

郊廟神壇宮庭學校官府次舍倉廩庖庫城郭門關橋  
梁溝衢柵柵或稽古以創建或修舊而更新外則相天  
地之宜以通山澤之氣近自畿輔遠而吳越秦隴凡在  
四海九州之內所宜疏川峻防以除民害潴水營田以  
為民利者不惜帑金鉅萬應時興作又以其間整軍經  
武修儲戎器凡車甲旌旗五兵火具無不功致

軫念邊戍衣裘鞍韉皆歲頒於內府慕古之士咸謂成

周典法復見於今而司空之職尤備於斯時也臣乃以  
菲材荷茲重任受

命之日忻悚合併寢食不遑數月而後具識其大綱期  
年而後徧詳其細目凡城堤河隍之深廣堂室之崇修  
可以丈尺賦物材量功程計夫役定為經常而永永不  
變者皆奏請

廷議

勅下所司其興築之各以其時物價之各因其地訖工

之久近奏銷之淹速有司胥吏不得巧法以侵漁者亦如之至於歲事之常亦必與二三僚屬董其憚愒察其飾詐核其質良簡其差忒酌定規條俾有式可守事無細大要期便民而吏不能欺循法而財無可冒恭承聖訓朝夕孜孜數年中幸無大缺失又恐令久則易弛吏更則難諳乃奏請刊刻以示諸司庶幾賢者得盡心於法之中而不肖者亦不敢妄意於法之外此余所以彙定是編之意也雖然立法以禁私乃所以馭史胥與

不才之小吏耳官之師旅朝有著位當常懷體國恤民之心竭誠殫慮議事以制得法外之意然後能盡在物之理而不過焉

聖天子登賢進良十數年以來起諸司旬歲而服大僚者踵相接也生逢盛世不能祇承

德意以致忠勤顯勲績而乃詭法以行其私此心尚可自問乎願諸司爭自濯磨而毋墮乃力也

孝經易知序

湯斌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余鎮撫吳中見其士風文藻盛而實行衰思有以挽之乃聘耆儒於明倫堂聚生徒講孝經小學適張君牖如舊為登封令與逸菴講學嵩陽攜有易知抄本乃鋟板屬余頒示諸生俾朝夕

肄業焉余乃為之言曰古昔盛時人重倫常敦仁讓  
故風俗樸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輒近之世  
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  
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為學力行皆從好  
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為甚  
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  
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

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  
成其為人不至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  
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  
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  
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奚暇雕繪浮藻馳求聲譽  
乎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  
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事  
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

民不寬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  
應事接物一念怠斃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  
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  
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為未盡  
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  
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贊化育不外是矣一  
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  
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余因牖如之請為  
書簡端讀者畧加省察以無負逸菴註解之意與牖如  
鏤版之心其於立身為人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順天鄉試錄後序

熊賜履

歲在庚子京畿復例應賓興禮臣遵

新令通列諸臣名以

上維時羣工濟濟咸鵠立於朝門肅心靜聽罔知所屬  
前此未有也朔八日辛卯

上命臣賜履貳同官臣朝生往典厥事伏念臣三楚鄙  
儒學識淺黷丁酉薦於鄉戊戌舉於春官器窳才劣文  
質無所底謬蒙

皇上親簡俾讀書中秘己亥孟冬南原

御試計未二朞而臣又荷

特簡授今官早夜圖維方懼報稱無地茲復膺

命掄才蚊負維艱臣心益惕且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  
所觀瞻又天下士之集

輦轂下者皆鄉之雋也豈臣謏陋所能勝任而愉快乎  
臣心用是益惕顧臣猶貳也謂可因人以塞責然臣自  
惟去疏僑甫三載耳倏承之相天下士即殫思盡瘁尚

慮亡以仰答

高厚敢曰貳也而任讓居半以自諉乎拜

命之日先試期僅半晌遂戒道入闈嚴鎖重扃焚香矢  
誓闈經公閱一如

新定典則靡弗恪恭肅慎以共襄

闕門大典既錄成臣例得賜言末簡臣竊惟從古帝王  
慎簡賢良廓清雅化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加意作人丁酉之歲赫然大創頓祛風

弊以澄清文治登進真才科指法制廓然一新在朝在野靡敢不浣衷滌志兢業祇承且今秋初減額之半減則其數簡而其法益嚴嚴其法所以慎其選約其制所以謹其防限其額益所以重其考覈之權而端其始進之路

皇上之釐定新規慎重簡拔者意何如其至而諸臣之洗滌乃心與諸士之洗滌乃心以應

盛典者尚有不砥礪濯磨以副我

皇上側席旁求之至意者哉故臣之不克勝者任也而臣之克自矢者心也臣自矢其心以冀諸臣之共矢其心即以共矢其心者相諸士之文而因以相諸士之心文醇正者厥心貞文典茂者厥心厚文嚴峻者厥心廉文顯白者厥心和易文闓肆者厥心洞達而光明觀其文而其人可知其人之心亦可知矣當夫同堂較閱壹志虛公辨色濡毫竭精殫力時凜凜於

寵靈之在前而簡書之在後筆光燭影之餘恍若與多

士相遇於精誠往復之際是臣與諸臣之相士者以文而臣與諸臣之所以相士者以心諸士之與臣與諸臣遇者於其文遇之而諸士之所以與臣與諸臣遇者亦即此治文之心而遇之也雖然臣既以文相諸士心矣寧遂以文信諸士心乎在易之漸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今日者可謂進以正矣然惕於法寧若惕於衷慎厥初曷若慎厥卒諸士曷亦念今茲之先資拜獻與上之鄭重簡遴者如是其難且慎而即此一日之遇合



終身守之弗變險易不以易其操崇卑不以踰其守持躬廉毅砥志敬公將篤棐之忱飭惓惓之行澡衷浴德永矢弗諼以不負吾心者不負吾

君是文與心符諸士治文之心與臣與諸臣相士之心皆可大著於天下矣苟或璫璣其表砥礪其裏繫組其外敗絮其中質窳貌澤背公營私俶載循軌中道改轍以至顯晦易節措注乖方是心與文違而治行之心又與治文之心違矣諸士何以對臣臣與諸臣何以對我

皇上哉臣故不能不深祝諸士以今日治文之心為異  
日治行之心慎厥初終以上報

一人籲俊之至意也若臣與諸臣惟是殫竭愚忱以對  
鵬我

后耳他何計焉臣三載以前視諸士無以異幸側  
侍從之班立交戰之下遽承

簡命夙夜冰兢深恐隕越以貽

盛典羞敢不以區區至願敬告爾多士哉

會試錄後序

熊賜履

歲癸丑復當大比天下士

上命臣賜履偕侍郎臣文然貳閣臣立德禮臣鼎彝典  
厥事伏念臣荆楚豎儒嬖謗無似年來濫竽

禁近罔效涓埃茲復膺

命掄才蚊負維艱益滋汗仄既拜

命弗獲辭遂從諸臣後勉矢公慎用竣厥役錄成臣例  
得颺言末簡臣更復何言惟進多士申醮之而已竊惟

國家登造賢良與士子策名委贄舍科目無由以進顧  
不重且鉅哉第上之人汲汲焉欲得斯人而用之下之  
人挾所懷來以期見用於斯世此其為務豈漫易焉者  
而顧皆取決於風簷尺幅之一旦以為執券之罔弗驗  
也則豈其然故試士以言洵末也而勢固不得不以言  
言者心之聲也六經四子何莫非是也苟其淑於仁義  
澤於典墳精粹積於中聲光溢於外揮毫伸楮皆有以  
發揮聖賢微奧之所在而無或謬於上下古今不易之

矩斯其言為有德之符載道之器也而奚得以區區詞章帖括之技目之獨是世教衰凌士習頽靡大道不著實學鮮聞父生師教初未嘗懸一的以就其歸舉先王之澤聖人之旨不啻蔓草視之而曾不知一為之注意平居椎牖伏案殫力敝精祇求工於八股之空言以僥倖一第之獲雋而後已而其所謂八股之空言則又其榛蕪舛盪絕不切於理道之說及其一登仕籍不復進求或投之以任試之以務而課其實則茫焉舉莫知其

所以而平日之所殫力敝精以求工者蓋無一之可適  
於用而亦遂畧不計念於上之舉而庸之者之何為唯  
取夙昔所為僥倖希售之一念而擴充之以迄於悞淫  
邪僻之無不至而亦未嘗不傲然自命為科名甲第之  
人此人材之所以日衰風俗之所以寢替而治效之卒  
莫古若也乃議者遂致咎於制義之寡用扃闥三校之  
未為善而思以變之也亦豈得為通論哉宋元迄明真  
儒輩出巍科顯蹟麟炳汗青謂科目不足以得士乎誣

矣今多士之言固居然有德之符而載道之器也誠能  
因其言以踐其行上之明體達用務幾於中和位育之  
域次亦執德衛道不失為飭躬寡過之倫舉而措之約  
而操之皆不至悖戾於今茲拜獻之言庶幾克副

朝廷汲汲焉欲得斯人而用之之意與多士挾所懷來  
以期見用於斯世之心則多士之幸而臣亦得少附於  
以人事君之義矣不然者如前之所云將制科幾成贅  
疣經事等之瓦礫曾不如中正九品諸法之猶可得十

一於千百也則多士何以自解即臣何以解免於多士  
耶然則臣與多士惟交勉焉期無負科名以無負

國家而已矣更復何言



恭進易經叅解序

張英

臣竊聞易之為書貫徹二儀囊括萬類微以窮陰陽之  
變化顯以繫人事之吉凶幽以明鬼神之情狀探蹟索  
隱彰往察來讀者得其中微言大義之一二可以服之  
終身而無盡況取四聖人之所發揮而朝夕涵泳其間  
者乎又嘗竊觀先儒論易其大者極於扶陽而抑陰夫  
天地之有陰陽猶四時之有寒暑日月之有晝夜也以  
氣化言之萬物不能有長而無消人事不能有得而無

失運會不能有治而無亂舉世不能盡君子而無小人  
是以卦之爻三百八十有四陽爻居其半陰爻即居其  
半雖聖人安能損益於其間哉然聖人兢兢業業於陽  
剛也則扶之進之於陰柔也則抑之退之此固六十四  
卦中無在不存斯義而於否泰剝復夬姤諸卦之辭尤  
其深切著明者也聖人不能使四時有春夏而無秋冬  
而製為室廬衣裘以禦之不能使日月有晝而無夜而  
製為燈燭以繼之不能使萬物有長而無消而製為度

數以節宣之不能使人事有得而無失而示以修省戒懼以補救之不能使運會有治而無亂而立為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不能使舉世盡君子而無小人而立為教化刑罰以勸懲之易之中數者備矣此則聖人扶陽抑陰之至意隱見於六十四卦之中所謂叅贊化育裁成天地者豈有他哉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必讀易而後知聖人之尊且大也臣草澤微材至愚極陋遭逢聖天子崇儒典學之時叨隨

講幄入侍

禁中恭覲我

皇上孜孜圖治未明求衣躬理庶政退朝即御便殿講  
誦經史至漏下數刻不輟祁寒盛暑率以為常臣自顧  
學植淺薄惟切惶悚侍從之暇伏讀周易望洋測海茫  
無津涯欲纂輯訓詁一書期先通曉章句然後徐求其  
精義爰奉朱子本義為標準而詮解訓釋則惟取於大  
全直解諸書芟其繁冗務存簡切至於釋卦名義則程

傳最精故節取以載於本卦之首大全諸儒之說發明  
經義有裨講席者並采錄之閱兩期而成名之曰易經  
叅講條分縷析一以先正之言為矩矱絕不敢叅臆說  
於其間因臣質性愚魯著此一編藉以自備遺忘荒陋  
粗疎深知不免又念在

禁中修輯之書不敢不上塵我

皇上睿覽亦以見文明化成在上小臣亦有不敢自棄  
之私非云於經旨有所闡明羽翼足以獻之

當宁也謹序

恭進書經衷論序

張英

臣竊惟人君之以道治天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盛而極矣人臣之以道事其君至臯夔伊傅旦奭之盛而極矣迄今相去數千載當日之言論謀畫綱紀設施與夫忠懇誠愛之心諧弼綢繆之計雖散見於六經旁流於諸史而弘綱鉅節之所統會則莫備於尚書使後之人猶得於方策之中想像唐虞三代之君臣如見其形容若聆其謦欬不覺有時代曠遠之隔者則由其文至古

其意至厚其旨趣至弘遠流連往復而可以不窮也臣  
自供奉

內廷之初正值我

皇上討論二典三謨窮究精研無微不至而逮  
商周誓誥之篇靡不再四尋繹凡昔人之所謂苦其奧  
博而難通者

皇上必深求義理之歸而亦不辭夫章句誦讀之勞二  
帝三王之言與夫古聖賢之所以告其君者朝夕淪浹



於

聖心至深且渥也故以言乎典學則高宗遜志之勤以言乎服遠則虞廷干羽之格以言乎六府三事則九功之時叙以言乎官人亮采則九德之日嚴

皇上以聖學之淵涵發為治功之醇茂豈僅稽古不倦而已哉臣質愚學陋寡識渺聞竊從

講筵餘暇退入直廬伏讀尚書偶有一知半見錄以紀之積久遂至成帙非敢自持臆說皆取衷於昔人之言

謹依篇章次第分為衷論四卷又因在

內廷編輯之書不敢自藏其短冒陳

九重乙夜之覽伏念我

皇上於尚書全編心源昭合精義默符每發一議遠超  
漢宋諸儒之說臣忝侍

左右聞之熟矣如臣謏陋言類培塿伏於泰岱之前  
爍火耀於日月之下彌自增其悚惕云爾臣謹序

講筵應

制集序

張英

臣英謬以疎賤謏薄際昌時邁景會以康熙六年丁未成繆彤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冬以先大夫憂去九年庚戌服闋補原官十一年壬子秋授編修次年春充禮闈同考官三月

上幸南苑命臣英偕同官臣史鶴齡扈從於行宮進講

詔獻南苑賦嗣後每巡行必侍從或獨往或與侍讀臣

孫在豐偕是時扈蹕多在南苑新宮綠槐高柳掩映丹  
甍千幕周羅六師環列衛霍金張以及期門羽林之士  
翼豹尾而處者雲蒸雷殷深嚴弘麗不可殫述臣以書  
生抱簡牘其間晨則委蛇丹陛夕則退處直廬承顏邀  
睎恩遇無比時從幸涼鷹臺觀試馬紫騮赤駱躡雲追  
電

天子第其駕駿以賞勸諸王公大臣則獻試馬歌一日  
漏下十餘刻

上御行殿秉絳蠟作大書使人問二臣知在直廬觀書  
命作良馬詩以獻或風日和美

上率左右虎賁講武平郊歷上蘭踐甫草出則朱旗舒  
徐入則鐃吹震發凌晨侵夜必召二臣講論經史殫究  
義理日有程課罔以寒暑間臣自顧雖陋劣無似然每  
得以聖賢載籍陳說於君父之前視古人奉屬車清塵  
詔獻甘泉上林賦者竊以為榮此則

聖天子典學之勤俾臣子有稽古之益也是年秋授日

講起居注官其後學士臣熊賜履入典閣事內殿進講  
專命臣及在豐從事雞未鳴時從長安門步至左翼門  
祇候少頃東方漸白樓鳴羣起星稀殿角露浥階城偕  
奏事諸臣方曳組而入至乾清門候諸臣奏事畢內侍  
傳入弘德殿殿中左右列圖書南向設御坐北向設講  
官席皆用黃絁幕中設鑪焚香講官既入則侍從咸退  
講官再拜北向立敷陳經義時有所諮詢既退命賜茶  
於乾清宮門如是者三年由左春坊諭德優擢侍講學

士先後同在講筵者則澤州學士臣陳廷敬崑山學士臣徐元文臣葉方霽接

天顏於內殿蒙顧問於黼席圖書翰墨貂綺之賜歲數至焉是時也海內寇賊未平

天子方宵旰殷憂四方將帥咸稟承

廟畧措兵籌餉無虛晷且日御講筵與臣等討論古昔於此窺

聖度之高深睿學之懋敏太平之所以立致也因輯歷

年所進詩若干首為講筵應制集而并叙其所遇如此



內廷應

制集序

張英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

天子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  
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  
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臣名入對

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迄十六年丁巳  
冬有

內庭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  
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

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膳給於大官執事使  
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於御府珍果膳饌之撤  
自

御饌者日數至焉

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  
讀史諮詢對揚辨論之語詳於南書房記注自丁巳冬

迄壬戌春未嘗一日少閒伏念自古人臣閒從殿陛一  
見天子數語達於宸聽終身以為榮幸如臣者侍從燕  
閒趨承經席陪奉密勿前後近十載細旃廣廈之間陳  
典謨談易象博綜前史上自洪荒下暨輓近握丹鉛於  
香案聽鐘漏於華清霽顏溫語恒如家人父子謂非遭  
逢之極則恩遇之殊軌哉時或著為詩篇以紀述盛事  
甫脫稿則陳於

御座之側吮毫授簡成於俄頃者多有之唐鄭亞序李

文饒制集有曰牙管既輕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  
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臣固不敢追踪贊皇而殿  
陛之間一時情事則亦古今之所同也二十一年壬戌  
春請假歸葬先大夫屢降

溫綸渥被

恩賜俾得暫休沐於鄉里因輯四年以來詩為內庭應  
制集二卷其中詞句粗疎淺劣當時多不暇點竄今皆  
悉仍舊稿存其實也昔歐陽公既老歸淮潁之間輯內

外制而序之因念平生仕宦出處且謂瞻玉堂如在天  
上臣今得奉

恩築室於龍眠山中與田夫野老稱說

聖天子盛德儒臣寵遇撫今思昔感激詠歎更復何能  
自已哉



御製文集擬後序

陳廷敬

蓋聞天行垂象則雲漢昭回地德含章則山川經紀此  
河洛呈其精蘊苞符闡其秘奧也聖人參兩儀而則二  
曜該物序而察民彝演為圖疇以教萬世則人文化成  
之道懋焉是知覺世牖民開物成務必賴亶聰首出躬  
文德以表建於上而昭宣於修辭立訓英華發於和順  
篤實著為光輝然後三物以惇四術以備戶佩詩書之  
澤人游儒雅之林而一時之生其際者即山陬海澨靡

不涵濡盛化以近天子之光則豈非上聖之宏規太平之駿烈也哉欽惟

皇上遜志典學勵精勤政德業之隆治功之盛赫赫巍巍不可殫悉自蒞祚迄今齋莊祇肅對越

天

祖孝敬

兩宮勤勞天下興起教化修明制度文經武緯禮序樂和寬冲以體羣下之情惠懷以普黎庶之德銷金革而



四海永清垂衣裳而八荒在宥至若天時之盈虛地利之險易邦用之豐約兵師之因革民風之情偽吏治之貪廉莫不悉歸

睿照潛納

皇衷故凡施為建立見於詔號命令之中出話吐辭之際所謂二帝三皇之言語行事而典謨訓誥之文也若聖藻天葩形諸篇翰時而咨儆有位元首股肱之歌也時而諷諭民俗蕩平正直之訓也時而切指物類戶牖

杖履之銘也時而流覽景光阜財解愠之奏也蓋惟  
皇上徇齊性成緝熙時敏質本生知而猶好學聖由天  
縱而又多能以故蓄諸中而彰諸外者抒寫化工渾涵  
元氣鎔裁古今陶鑄萬彙炳煌焜耀至於此極臣叨塵  
法從久侍經帷每聆

玉音推解經傳奧旨發前聖未發之微言傳古人不傳  
之深意下及諸史百家罔不旁通曲暢而

深宮清燕未嘗一時輟書冊不觀臣固知聖謨洋洋並

六藝而昭諸天壤者洵有所原本而然也雖義蘊高深  
同體冲漠神明於意言之表非臣庶所能仰窺萬一而  
即而求之引伸而紬繹之則仰觀俯察之機時行物生  
之妙可以想見端倪沐浴鼓舞於不自己矣然而

至德謙光富有若虛久藏緇袞近因廷臣敦請再三始  
命彙次編為四十卷將見流布寰區昭垂典則咸得瞻  
日月之末光挹河海之餘潤彬彬乎有所感發興起以  
永成夫道一風同之治猗與盛哉

皇清文頴卷十四